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八

贈四川少叅東穀孫君文宿新任序

東穀孫君文宿，既有四川少叅之擢，分守嘉鄆諸處。予聞之，雖為文宿喜，實為文宿未滿也。或曰：戊戌之春，考察之後，科道部屬在南都之出陞者，多則郡守，少則僉臬而文宿既叅雄藩，猶以為未滿，何也？曰：予嘗數閱邸報，見諸言事者，多擣撫瑣細，掇拾腐爛，不曰八條，則曰六款。若比論不足，則牽引無華，以填對。

而有意偶其關係利害。干犯權倖者則固匿而不言。以爲知中人者

遂籠語

以成善類。世道之天寔

偶其關係利害。干犯權倖者則固匿而不言。以爲知時務也。乃文宿之在諫垣，獨識大體。當其時，相合立黨與旁開門戶，私相比周，鼓舞奔競，陰逐善類也。其誰敢言。文宿痛列其隱悉，疏其弊，以爲必如此而後天下治。人以爲文宿身墮虎口矣。賴聖明洞察特宥而不問。及時相告，詰事發多官僉審，乃有出言鄙倍橫肆桀傲者，其誰敢抗。文宿掌其叅，曰：當言者未言，當避者不避，互相誼置是尚爲有朝廷乎。遂劾應達之相，人以爲文宿頸逆鋒刃矣。賴

朝廷平。遂劾應達之相，人以爲文宿頸逆鋒刃矣。賴

三者俱
犯時禁

文宿審
不節身

於是可
與董狐
筆並存

聖明時相既去文宿雖下獄而輒釋及他日王給事以諫言謫為典史考察之年患病未至吏部叅其有怨望心其誰肯辯乃文宿疏論典史與臣舊同僚寡素抱忠悃並無怨望吏部并叅文宿黨護因謫高平縣丞蓋亦聖上先知其忠直而薄譴之也今

文宿塞滯卑官棲遲散察亦已久矣茲陞也使得進列卿士班行寧不為省寺之一重乎昔者予嘗過少華峯見樵夫往來其上擇木不能生榛橡不能長及至大華之麓萬峯岑嶽千岩聳翠玉女峯指而不可

到蒼龍嶺仰而不可即晏子所謂松栢既多望之盡日不厭者也夫何故傳言其上有白額虎金睛豹以爲此山之護守也使文宿即諫垣而進鄉寺當非太華之虎豹哉其誰敢採藜藿乎漢武帝時有汲長孺者最憇直張湯善紛更則面折其過公孫弘善阿謾則面斥其非武帝內深嘉之稱爲社稷臣不冠不見隱然爲漢室之重至使淮南諸國謀為不軌者望黯之風而皆寢東穀茲往勿因前之屈以貶其道益齊其位以施諸民他日積進卿相當亦如長孺之在漢

廷不可平

贈吳公議序

嘗讀史於西漢得汲長孺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
愛之重之以為仲路之儔也於東漢得黃叔度焉澄
之不清澆之不濁吾愛之重之以為仲弓之儔也仰
止千載之上徘徊風氣之餘得其近似者其南海之
吳成甫乎或曰成甫政方初試官始就顚何遽至是
予君子見幾於利害之萌常人迷心於得失之際方
以一言起夫懦者謂是

太篇文字
關係不止
萬鈞相人
者二軼于
是隋昧下
玉充然盈
廷矣古以
一節惜才
以一言起
夫懦者謂是

甫瀨考六年績也予會之欲語而遠其席予遇之欲就而策其馬當其時成甫上無可援之人內無可憑之勢孤立自好隱練行業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見乎及成甫之已考績且久也勢可行資鎮重不動官可速轉積滯不怨當其時予既久於郎署而且改乎閭局乃成甫禮遇益厚辭貌轉駕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養乎嗟乎士風係於治道世運不淺也隆汎占馬升降卜馬即有位或顯者也趨之如雲霧稱之如賢聖雖平日不足甚人者亦改面矣則有

勢或去者也。議之如吹毛。賤之如棄核。雖平日深受其益者。亦變情矣。夫方其顯也。其趨我者之言。未必皆真也。然人情喜譽而惡毀。遂不知已之所至。而以趨我者之言為真也。軒然自褒而傲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至也。是故治道難隆焉。世運難升焉。方其晦也。其棄我者之言未必皆當也。然人情好榮而惡辱。遂改其已之所守。而以棄我者之言為當也。歎然自貶而逐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與也。是故治道日汙焉。世運日降焉。嗟乎。此吾有取於汲黃二

君而重成甫之近似也未幾吏部請于

上朕成甫為福建叅議其鄉仕南都者黃國興諸大夫請贈言遂書以與之成甫名章廣東南海人起家辛巳進士

贈張惟靜提學序

經學課
士原是
督學正
副使之
命其僚
秦懋功
吳宗仁
來問言
涇野子
曰昔者予
之初渡
江也即勞
東沙枉問
予於柳樹
灣中遂獲
與東沙遊
厥後見東
沙數詩焉接
物命景對時
之舉則行
劣行德信耳
習

說反有

不可究

詒者經

明行修

是一脉

道理柰

何以魯

魚失真

我

興致清新俊逸標格不凡則嘆曰此非鮑照謝眺之作乎他日又見東沙數文焉製辭抒情發微闡幽高超簡質不同平流俗則嘆曰此非左氏國語之作乎東郭鄭氏者東沙之寮也去年雪中速客飲時弘齋陸伯戴虛齋王子崇及東沙皆在坐偶談及易良之彖暨噬嗑諸爻而東沙陳說綽有根據不詭於常時或泛論馬東沙又為他語以折予予自覺其非而不辯其言之激也則謂子崇曰東沙又深於經學固不可專以鮑謝左氏國語目也且東沙素行孝友賦

性愷悌風度逸邁然則斯行也其惟以經學導士哉
秦吳二君曰作士不用詩文矣乎曰師之導士如禹
之導水導之以正則趨於正導之以他岐其不旁流
為患者鮮矣予嘗遊龍門導蒲坂尋雷首放于三門
砥柱又東至于緜澑成臯之間見黃河由兩山中行
雖有濤漲無或泛溢比至徐濮曹勝上下土性躁慢
而岸崖陀斥於是周徙硤礎漢改頽丘雖有藪子之
築宣房之宮至今捲掃不休亦無如之何使導士不
以經學而以他枝先是謂決龍門破蒲坂大壞隄坊

河未至徐漢之地而已泛濫於中國殃人矣况士習

晉

易於趋卑猶水之易於就下何也蓋各就其性之所

近以為所好而進耳是故高者耽玄卑者溺俗治詞

者忘物榮名者廢實喻利者損義此五者多士之病

也其藥石皆具於六經是故經學者士子之隄坊也

故謂東沙斯行專用經學以導士云東沙名時徹鄙

縣人癸未進士

贈陝西學僉鳳泉王子序

南京吏部文選員外郎鳳泉王子惟贊既有陝西提

文一
句皆督

字景象

化革所謂

人以言

如篤真

有也至相

之登處

天人耳

而耳

學僕憲之。命其僚潘五山諸君以予嘗同寅也委
贈言焉。予曰：予鄉得鳳泉子以督學也。全陝之士應
不變矣。予嘗讀思齊之詩矣。鳳泉子其使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乎？又嘗讀靈臺之詩矣。鳳泉子其憶於論
鍾鼓於樂辟雍乎？昔者先王以士為民物之本也。是
故辟雍樂而後庶民來。庶民來而後魚鳥鹿鹿若。以
小子為成人之始也。是故見小節焉。踐小義焉。鴈行
分任。提携不至于頌白。而後賢俊衆。政化成。後世或
不然。苟有詞材也。雖小子未造。則登進之以壓長老。

苟無詞林也雖成人且德則抑挫之以孫童非是故
長幼為之陵替辟雍因之不樂而欲民來物順不可
得也鳳泉子澡行中州績學翰苑孝弟著于家庭政
教明于官守既理劇郡尤重銓司蓋得學之正者也
斯行也當使西人復見是詩乎或曰此西周盛時之
詩今其蹟已蕪矣無已則唐乎曰蘭池三苑之靡望
春黎園之侈士人多為詩賦沒矣不足與也無已則
漢乎曰平舒五畤之事石渠白虎之講士人頗為訓
詰溺矣非其至也故予於鳳泉子西周之行拳拳於

周召相成之道也。且予嘗涉渭臨澠自滄池飛渠至
于豐芑以訪米廩東膠簪宗頤宮之處。允羽籥絃誦
之教書禮乞言之舊皆聞之矣。又嘗渡漆沮灑漒之
水觀於肺浮崖峩太華九巒之區以訪家塾黨庠術
序之故。凡大師少師之模上老庶老之訓皆聞之矣。
鳳泉子踐其地而稱之猶樹柳耳。且鳳泉子洛陽程
子之鄉人也明程子之道已久矣。程子之論詩與西
周也以得閒雎麟趾之意為重。鳳泉子按河州而巡
麟遊其風猶躍然可覩也。又豈賴于予言哉。

聖天子方復棫樸菁莪之治以綱紀四方鳳泉子豈不足以襄此作人之化而基他日變調之具哉鳳泉子河南宜陽人起家丁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以有藩府親出守廣德及滁州後藩府親歿例得入為京職至今遷云

贈乾菴李君序

南京刑部郎中李乾菴惟大既有陝西僉憲之命予聞之嘆曰是秉廉不惑者之李乾菴耶朝廷用人恒如此即士不鼓舞民不阜安者鮮矣予

渾然一篇仕
學歲上大
天以此風
史吏以此風
四方可清任
路封比屋
夫嗟嗟此
有道名言
君子大夫可
一日不開道

嘗往拜乾菴矣廐繫下駘之馬室無函丈之席四壁蕭條一僕藍縷以官之俸金給家之凶歲乃嘆曰誠如行人及戶刑一部諸僚之稱也斯人也分巡西土當非地方之福乎且自予至南都遇諸士論學必曰其貧遇諸大夫論政必曰廉或曰學何不一貫之講政何不多材之談而乃區區論其貧與廉不亦腐乎曰士之其貧則簞瓢之賴枕肱之孔皆可學矣大夫而能廉則下塞漁獵之途上杜奔競之門百姓皆足間閭厭梁肉矣夫惟其貧則能廉夫惟能窮則必甘

貧之士也。故予於李乾菴之廉獨深敬慕焉。雖然乾菴斯行所典者刑也。夫刑也明不盡則是非淆。公不至則喜怒偏慎不致則生死易決不果則姦偽滋。夫明公慎果雖生於廉然廉矣而明公慎果或未至則亦非其廉之性也。昔者包希仁可謂廉以明矣。然而瘠杖鬻杖之間吏能罔之包莫能辯焉。則包平日所事者察而非明也。蘇孺文盡法于清河太守非不公也。由君子觀之未免用意以徼名耳。是故子貢有信陽之行夫子謂之曰為吏者奉公以刑民不聞枉法

以侵民。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又謂子路曰。衣敝縕袍而斥言折獄。有如是之果也。而不能從政者鮮矣。是故慎如端木氏。果如仲氏。則乾菴雖由清刑以理全陝之民。猶運掌耳。他日受知。

聖上或入為廷尉。或晉掌秋。曹以與周之司寇。蘓公齊名。吾見其有餘也。乾菴西行。予方卧病。不及言既去矣。予鄉仕南都者。俾予為是以告。

野
陝西僉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官一人駐劄新城以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予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邇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凜官者矣輿論以此地非廉明威惠周慎者不足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湏公孟觀以畀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勅出巡廬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萬公

魏武典

故又閻

於戎情

中韓一范

若今安

得有鑑

讀其書

嘗嘗其

當者武

又嘗題將蘓松徽寧等處屯田一體兼管司徒興浦
王公亦坐名題准清理營房倉場教場等項地土行
且三年諸劇就緒朝廷稔知其才賢復有是擢予
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未履
其地然予西人也嘗聞其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畿
屯田者往治之豈有不如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
馬有三罷穀粟後饗則腹懈布帛違時則體懈賞賚
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則情懈青

確論

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之乎？惟在釐其將領耳。往正德間聞他衛有貪將善懈罷士馬者也。一日虜驟入塞，士馬不肯前卒至失機。其貪將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內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穉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穉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謀

取橫山以撓夏國希文則衆營田復廢塞練士卒毛
亦為來歸當其時至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
謠夫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
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有餘也

贈上濠湯子陞雲南僉憲序

上濠湯子而栗爲南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數年乃有
雲南僉憲之命其僚桂守誠馬子約問贈言曰而栗
嘗有一日從遊之雅則不可無文爲別也涇野子曰
夫而栗其於雲南僉憲也猶折枝之易矣二子曰豈

其在刑曹也犯無遁情囚無冤口狴無滯獄下誦其

賢上稱其才優於雲南者耶曰是固然矣夫人之情

一也處險者難處夷者易蓋盤根錯節不若坦途孰

路者爲輕也人之才一也居遠者難居近者易蓋殊

子無難

於二州

何難一

雲南貴

方異類不若同好合情者爲安也夫崖在瓊府之南

千有餘里即漢珠崖地賈捐之所欲棄者也蓋其地

孤懸海島瞻顧萬山石版黎戎之所盤回澄島石蟹

之所旋繞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生黎十六熟獠十四而蠻酋番猛錯生其間中國往者舊有

亂與穿

楊異枝

也而舉

而有此
15資格
不可以
限人

千之千不還之語乃而栗入選吏部考列高等爲忌
者，擴遠知是州人不堪其憂而栗曰唐韋執誼宋崔
與之皆尊官高賢也，且久居於此寬顧不能守此州
耶，乃奮然就道至即廣布仁恩薄示刑罰雖撫異類
亦如同胞察其饑寒問其疾苦緩其征輸達其嗜欲
居五年遂與崖人習崖人皆能知其心於是監司相
信撫按三辟未六年而以母憂歸服闋改任高州府
之化州化雖比崖差稟然在銅岡來安之陽茂名羅
陵之陰即古高涼石龍之地唐所謂辯州者也俗簡

儉敵鬼而栗至日適值兵荒當道徵輸棘於星火遞
都下弗堪命少緩上有專責兼以往守僻視此地恣
爲漁獵化人困苦極矣乃政倣倪寬與民爲一裁其
濶狹黜姦冒之吏業游閑之民捐贍金以代轉餉息
力役以後催科賑窮養老興學迪士於是戶口日增
風俗日美比去之日民有卧轍留鞭者矣夫崖與化
其遠與險誠非人所居者乃而栗之往既無他災亦
且即治於其難者如此矣雲南僉憲分符臬司總法
臺端委蛇退食容與在公一令之宥足以勸善一辟

之信足以懲惡其爲化理豈但折枝哉雖然人之情恒警於難而忽於易猶馭驥者率慎于羊腸九折之坂而周行之上或恥之也昔田單一日下七十餘城至攻翟旬月不下其後因魯仲連一言始克下之然後知易者使傾危者使平不可始勤而終怠也而栗若蒞滇之日恒如居崖之時治滇之人常如治化之民詩用匪懈書用明允終始其道以資格爲俗見以窮民爲赤子雖他日徵陵卿尹六曹猶是也當其仁於師相不讓矣或謂而栗曰雲南多珍玩如大理石

亦其一也。宦於地者多傷民財力，取以賂權貴而侈私家，而粟其華此弊乎？予曰：而粟昔於崖之玳瑁車渠化之樹石屏不一覲視而肯聽大理石耶？吾知而栗非禮勿視者，猶當烟崖化之日矣。而栗名充寃永豐世族起家江西鄉進士高等。

贈鄒保定序

正德四年秋，兵科都給事鄒子文盛為保定太守僚友惜其才大志遠，外補郡守，欲贈以言，意存勸勉，請予道之。予始仕吏官嘗與鄒子聯班廷陛見

其容度整雅動靜不忒內深器之卿輔材也吾友

馬敬臣其僚也亦云然若是於為郡也復何言雖

然凡郡之事有錢穀有簿計有訟有教化凡郡之

地有州有邑有里有田疇凡郡之吏有別駕有推

有師州邑有太守有尹有丞有簿有胥史惟太守

之明錢穀不明國用不經民用不康簿計不明胥

吏進姦訟不明則民倦善而敏惡教化不明風俗

偷靡人倫昏淫州不明則州亂邑不明則邑罷田

疇不明彊弱淆其封植里不明鷄犬固寧故別駕

者其良
平石平

樹人意
也識此

許蓋樹
法不如

屬為獨
於審

都已悉
守郡大
誌之篇

欲其誼也。欲其協也。推欲其廉也。章也。師欲其端也。州長邑長欲其慈明也。丞欲其敏也。才也。簿亦欲其敏也。胥史欲其懼也。故治誼治協莫如孚。治敏莫如匪懈。治章莫如公。治廉莫如不欲。治端莫如端治。慈明莫如去不慈明。尤莫如先慈明。治懼莫如斷。

贈鄭廣南序

莆田鄭君諧甫仕掌南刑曹正郎乃有廣南之命。南國大夫率以為屈。其僚趙克恭林大和宋元錫曰廣

南遙在雲南之鄙與古器野迷師宗為隣水陸三五

月而後至諸甫遠矣地多儂人種類百夷桀黠一忤

矛戟森興往守或假居臨安以遷領諸甫險矣俗多

跣足或醯鼠而敢虫人倫道格諸甫難矣涇野子曰

三君子以葱嶺月支為邇乎往者漢使非有大故也

為一渥洼之馬經歲籍程而必至今廣南固輿圖版

籍也而諸甫領命握篆載旌行驛惡乎遠嘗見深

山之谿壑乎冒之以榛莽數虎群行墮其二於中瘡

額破脰數目不得食張頤以待人有行樵憐其餒也

人臣為國家集事安得以地方計哉以所宜然者

文反覆舊解足杜鄭召行色更臣不辭誰里亦分君

遺之乾餗朝夕以為常未幾雨滑失足亦墜虎傍虎識其為樵也情意戀慕使扶已尾出谿塹即以其前掌援樵亦得出夫廣南固不險於虎矣功郡之國多猿猱戲能羅而侮松杉有畜夫獲三猿馬教之揖則能揖教之拜則能拜遂作人禮狀而況於漸漬

王化於數百年之地者乎三君子曰豈謂是哉惟是時俗之論曰陰遠之郡不以處親昵以處疎人也不以處通達以處滯人也乃諧甫筮仕北部以違親道遠奏改南曹當在工部抽分蕪湖蕪湖士民今尚

頌美若乃持論端方臨刑執持士林又皆稱服雖古之孝廉賢良可望焉斯其人固宜晉近清光分符畿輔矣乃有廣南是故惜耳曰居中原之地當文明之邦承其故案行其恒移詩酒袖拱足以了辨夫人而可也乃若險遠之地苟非君子固有望其境而先去者矣諧甫茲行將非

聖明有不忘遠之意簡其賢而畀之使之懷柔邊徼綏和夷僰者乎且三君子而知耕叟篤師乎當其遠者而能之則不患於其近矣當其險且難者而能之

則不患於其夷易矣。吾知諧甫之學諧聖賢而政成
鄉相自此廣南始也。

贈胡福州序

山陽胡君貞甫仕南戶部方總巡諸倉乃有福州之
命於是黃日恩林太和諸友問贈言他日會飲於東
園貞甫曰聞福州有丁料八分每歲一徵苦於繁費
若十年一徵則簡且省也涇野子曰夫民次第輸辦
易為力一併科率難乎其為餘矣且民多無十金之
藏而日惟尺寸之營兼歲總會獨先安之邪又曰福
信傳俱守
鄖事而守
二皆涇野
械舉立論
因不苟心
胡君文

其重者
耳披裘
素井先譖
謁真委人
無已者乎

地多僧，僧多田，田多租於民間既租矣，未二三年則
匿前租，射後租，名曰重章。痛懲其僧不可乎？曰：是豈
惟僧之罪哉？此必後租者多威與富以啗僧耳。威富
既訖，則無此患矣。今夫瞽者，人所易忽也。冕參裳者
人所必敬也。夫子待之，皆過趨坐作，無兩心。楊龜山
以為一貫之道，論語之要盡在於是。獨不可移以治
租田乎？又曰：歸無牒之僧行于俗，割有餘之僧田以
業之，不可乎？曰：易不云已日乃革之？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謹修其法而奉行之，古非賤丈夫？謁一果，「某」

百偽千詐叨得矜尙聊以糊口聖人不究其隱焉彼僧行者顧不當是邪夫凡有血氣者皆當並生而兼育所可以汰此輩者惟德化既行之後耳若士則何如曰福禮義之邦詩書之藪

皇化久漸之地也子是之行課文非所先也談經非所急也若有孝子悌弟烈士廉儒義夫節婦子雖造廬以禮出儲以犒本之於誠持之以敬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能中孚雖豚魚亦可化而況於人乎且自予至南也三四年矣見子食無兼味衣無重裘客無雜

先生豈

真不如

伊武選

勸之中

有引進

且見先

生謙光

交物無妄取固鎖先門六年一日予清不如子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禮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久求斯人矣乃於貞甫見之予慎不如子政務填委部決如流井井不亂吏息其奸民服其心予明不如子苟言之必有之苟諾之必踐之考道稽德上下咸允予信不如子此數者貞甫皆過於予而予猶論處粗料僧儒之事者豈以貞甫為不足哉大抵勇於為義者或不恤其他切於變俗者於其經未必慮也貞甫淮人也不聞汲長孺之治淮陽乎折其筆楚殺其

賦稅停其營繕驅其智慮印卧齋堂之中。不下階而淮陽大治此固不可移以治福州邪。若是他日為時社稷臣者亦必在子平、貞甫懋哉。貞甫名有恒初號筠亭取節也再號慎齋耿獨也皆可以知其為人矣。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九

贈何嘉興序

此亦浙
西宿弊
牢不可

進賢何君德徵守兵科越三年矣陞嘉興太守涇野
子往問之德徵曰甚矣嘉興之難為也近聞其郡之
田有百數則馬官民互隱美惡交射科辦之雜又無
紀極冊易於遙年稅忘於累主此有田或無糧彼有
糧或無田其何以勘而定之乎即一定之豪右與讒
桀黠叢怨不五七年不能平也曰雖然苟有父母斯

官歲果
先於守
不然一
有休於
中多改
故而易
轉矣

民之心。將思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當。令之無不從。古之為大司徒者。環四海九州之内。山林澤藪之間。皆可以畫經界。立封畛。使無一夫之不獲。德徵難於一郡乎。聞近嘗查理兵工二部矣。疏革積弊。所省于軍民者不啻數萬。今得郡而專制之。視於二部顧不易邪。夫所不易于郡者有三。一曰守之不定。二曰公之不至。三曰驕心之未滅。曰守也。公也不驕也。社自付雖終身不改。惟是明無不照。躁無不除。則未易能故。望其弗勝也。曰彼嘉興之中。豈無可師友者乎。莫不

可賓客遊者乎。豈無可芻蕘采者乎。豈無可狂夫擇者乎。誠使恭敏以訪之。參互以考之。案續以證之。于 是之中得其非焉。于非之中得其是焉。於政有不明者鮮矣。若夫躁心之釋。在不尤人。子嘗一語。爽于口。即大書于壁。以資顧諟。守是道而不渝也。又何躁心之難釋。嘗目德徵之疏。以為苟自是之心。一萌于中。則意氣遂形於外。惟見己之善。而不見人之善。喜聞人之過。而不喜聞己之過。予惟時務之急。治道之本。在是也。豈其已能告于朝。乃不能行于己乎。昔者。

獲子之卷，料其必忠信正直憂國愛民之士。今且
十年矣，見德徵，苟可盡孝於母，雖辭近密而不顧其
榮，尚可盡忠于子。

兩言未足盡人乃資洽也，非能限人人自限之也有不効者耳

君雖犯忌謫而不虞其害，苟可盡力于公，雖遂流俗
而不畏其難。喜曰：科目亦可以得人，疎迂亦可以知
人。然則猶有是懼者，豈非不已之心哉？蓋惟能懼斯
不懼矣。嘗見駄羊腸之阪者，謹其聲控，視其陰阻，不
終朝而過焉。無隻步蹶，至於坦途，稍縱其心，馬或有
誤足矣。予渴碧峯間，有定僧召而問之，對曰：心冷。

見道之
言的然

胡不以
冷熱賦
併質文

三十年矣則謂之曰人之治心當如天道之寒暑晝夜若纔一冷則便熱乎吾恐汝之未能常冷也未幾僧述往日有尊官過問者頗行偶視其腰帶橫金自驚失禮則詰之曰此非汝之熱心邪僧忙然自失遂忘其三十年之冷心也是故求明心釋躁心易守也公也不驕也不可不時時惴懼以為難又曰明生于公與宋躁釋于不驕

贈石高州序

南吏部文選郎中王溪石子廉伯既有高州之

今人而

能力追

古道則

禮讓為

國矣安

得有筆
刀而舌
劍者哉

命其僚龍村賀子仁后江楊惟仁諸君餞之尚書第
予亦與焉且以予年少長也請先行爵爵再舉又適
洗玉溪予辭曰古禮有再爵無三爵予曰然玉溪子
由夫古之道哉雖以此古禮為州不可乎今夫世之
為守令者其事上官也拱或至於磬折拜或過于君
親其使下民耗其財不知損疲其力不知休蓋皆不
能以古禮節之故也如再爵之禮行敦士風而振民
俗于高州何有乎坐定后江問赴高州之期當在癸
春邪玉溪子曰素多病而廣路尤熟俟秋冬而後起

台州耳后江曰若愆期而爽度無乃不可乎對曰簡性踈懶任真涇野子所知也去年之考績也久菴治齋二公嘗薦之時相簡未能一謁焉未幾又薦之時相乃取閨門簿查無簡名則曰此人初未嘗來見我耳有友又促使往見簡終不能且不聞今日之治齋公平官至二品以一言而罷進退利鈍又安能以容心邪予嘆曰達哉王溪子將孔子所謂可與立者殆庶幾乎使其初少屈以謁權門今內為京堂外為藩臬顯官又安有高州乎夫王溪子嘗師事陽明王

公陽明以致良知為教學者類能言之。然或當行而不知向背。臨言而不知從違者。亦有之。如玉溪子守其道而又濟之以古禮。豈惟可為高州哉。或曰高州居二廣之間。據叢山之間。前楫銅魚。後拱寶峯。近者猺獞為盜。肆行猖獗。阻塞道路。擾及電白。信宜之地。戊名幾干不守。蓋多難之邦也。玉溪子持古禮而往。是猶以結繩而治干戈也。曰。不見漢龍遂之于渤海。盜乎。單身之郡。未匝月。民多賣刀買牛。賣劍買犧。數年之寇皆為良民。彼豈嘗持干戈以往哉。玉溪子台

之寧海人

贈曹寧波序

南刑曹正郎曹子廷寵既有寧波知府之命予往
賀焉言及前榆次寇司馬嘗爲寧波矣廷寵曰惟寇
公爲是郡嘉邁詰焉能繼之乎涇野子曰子惧其多
勢要也比於瑞安則何如持法而不撓履正而不私
奉義而不阿俟命而不懾公論既明勢要亦無如之
何則既已能於瑞安至孚惧其多獄訟也比於廣東
司則何如凡應天合郡以及府縣錦衣留守諸衛有

之御良造圓轉

詞皆歸折，蓋南刑曹之第一劇司也。晨食而入晡時而出，入則先僚，出則後侶。五年於茲，既無冤獄，亦無滯事。則既已能於廣東司矣。然則何有於是郡乎？對曰：願翌日詳教之。於翌日而其僚陳士仁趙立夫來，曰：則何以贈廷寵也？曰：予有千幅之被，無翡翠飭珠，壁緣著以湖纊，紈以揚綾，厚方三寸，納之久矣。願以章爛而橫，既無所將，文無所迎，應而不藏，往而不去，磨之勤矣。顧以贈之，予有四規之鏡，自照所思存之，七日可見千里。

野揮

成彩

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非止馮氣
力銳鞭策也宜誦

之所相。蓋錫出赤堇之山而銅潤若邪之溪者也。貯
之繡被積有歲月矣。願以贈之。二子曰。贈被何也。曰。
詩不云乎。哿以富人哀此艱獨。故有踝韁者與覆其
足。有折臂者與覆其肱。額瘻者覆其首。背疽者覆其
脊。凡鰥寡孤獨顛連比。裂其幅以給之。使郡及屬邑
當寒不畏其凍者也。贈鏡何也。曰。賊仁之人其容白。
殘義之人其容赤。侮禮之人其容玄。寡智之人其容
黃。不信之人其容青。以此四規照肝膽畢露而況於
妍媸乎。劙何以有五也。曰。純鉤以待稔惡。湛盧以待

杜道房舊以待叛亡魚腹以待海寇巨闕以待劫盜
古之人有行之者乎。曰若房琯孔戣陳襄是也。三子
者皆嘗刺明州而令慈谿矣。戣善用其被。雖蚌蛤淡
菜之微。奏罷其貢。歲克役夫四十餘萬。而况肯遺權
貴乎。於是時民多有衣卒歲矣。戣善用其鏡。興學校
所。注意講求者。惟民間之利病。蓋毫髮無不知。而皆
與革之也。於是時鰥寡無蓋矣。琯善用其劙。以德化
民。鑿湖溉田。其有害于民者則劙之。於是黠吏豪惡
避而逋逃者數千人。況吾廷寵飽諳經濟才畧志在

天下國家素不畏強禦而又法例練達若兼三子之長而用三物以得宜豈惟可繼寇公哉雖他日大行其學衣被四方亦可也廷寵湖廣黃岡縣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司馬君守懷慶序

監察御史西虹司馬君魯瞻為南京四川道五年矣比懷慶守缺銓曹以為中原之處而河山要害之地也乃奏陞焉予聞而往拜之君曰其郡也若之何則謂之曰蓋嘗九過是郡矣依大行帶沁沈襟黃河黃虛而實之實而虛之風

既也終
以師法
允正允
允為人
到處古
猶古心
暗言不
勿得者

河善徙徙南則北民無田而有稅徙北則南民有稅而無田野王之墟恒以是爭也孟之力罷於途衝而未休窺之畝荒於風沙而未墾皆予所親見也乃若軼陁及溫多傍山阻而近斥鹵其民剽疾而寡固以吾司馬君之道而蒞之遠可如鬼愴近當如文彥博矣他日君又過予曰子所言者皆土俗也其何以益泰乎曰君亦嘗聞茲北山之牛及來丹山之鳳者平朝日則三鳴暮日則一水牛始能飲其腹而濕其耳以載采耜而服畎畝不難矣若鳳則希世之瑞也乃

目種凌雲之竹、歲裁朝陽之桐、遠射鵠張、近彈鷗鷺、
清明映日、湛虛接天。于是九苞之鳳不翩翩而來、鬯鬯
而鳴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愛衆如茲、牛養善如來、
鳳君又嘗聞高陽之里有九男之父乎？其五子皆賢
人也、其四子則不肖、其父於三子則陽稱其善以愧
四子、於四子則又陰沮其惡、且勸之改以追五子、於
是四子亦如五子材、而九男之父安以樂詩云鴈鳩
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誠
待民若子也、又奚但如茲牛與來鳳哉、雖然山有歲

王居歟者乃知田有蘊秀在訛者始明覃懷有栢齋
何公予嘗評其學比之仲路端木論其政嘗期以韓
范富司馬也斯其人乃今卧病王屋之陽採藥溴水
之陰君行而咨度焉豈惟可治黃河之陽哉君本陝
西咸寧人國初籍南京錦衣衛君起家癸未進士於
是陝人仕南都者自都督容堂楊公廷尉中梁張公
而下亦皆欲予有言也

贈鄭維東知德安序

南戶部郎中鄭維東既有德安之命開宴于其第

辭予及諸友偶語及為守之道維東曰幸菴彭公之

為徽州也當其時豈無一二之小失然至今徽人無

大小無弗思彭公如父母至立祠而尸祝豈有他道
武惟純誠愛民恩入人心深耳涇野子曰維東移以

治德安可也因謂楊叔用曰曾聞吾鄉人有為浙郡

守者乎其為知縣御史時已著冰蘖之操及至浙郡

其僚侈人也一日侈人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

可數百金計其內首無重飾慚沮而歸數恚告焉浙

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用其言于是政聲頓減于其前

內飲成
風以賢
都閭夫
人乃止

今監司令相應如心十相持如肢體此事終可行美

故守之確道至少保而不改守之少有不固一浙郡而損矣維東曰此涇野子之至教乎他日諸友餞維東於心遠堂因言汲長孺開倉救饑之事愛民真君子不暇計其專命之罪也葉子大曰于後世恐不能行必三請于當路而後敢曰即如是民委溝壑多矣君子不見人間父母之于子平未寒與其食防其餓也又紓之未饑與其食防其餓也又餓之未難與病也諭之以道時其患之至也又捍禦而藥石之若是皆豈使其子先知而後為之哉又豈俟請他人而

益
直友之
兩言若
有所懲
哉彼

後為之武長孺之事已親見其饑寒而為之者今乃又以為難宜必有所曲意為之者矣且維東在戶部利必欲興害必欲除固基之費問吏之稅亦必言諸公而正之恐病民也予素不明于政因維東而識錢穀出納之機者多矣其操持之嚴以南都人宦南都地十年矣人不能干以一私行舉長孺之道也又何難哉楊叔用曰於維東不患其不興利除害也事有可因者姑因之第勿使奸吏為蠹于其間斯善耳曰維東而又無乎此他日奏績于朝雖治行課天下

向人媒其短幸者是何意也

第一入為廷尉卿相與漢吳公等抑又何難哉于是子大曰所謂恐後世難行者正以作維東耳人苟存心于愛物法無不具豈直維東可為乎維東曰往日雖多所謂不及近會尤切於淮也維東本閩人國初以大戶填實京師遂為上元縣人癸未進士贈宋君獻可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之喜甚曰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喜其以

獻可為鄉曲之英矣。曰固然得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真定、穎州、縣三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表山帶河接海據關拱

皇極而通群省，蓋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流賊扇亂於城霸，真定無守以控扼之，遂使衝突馳騁南鴉河洛，縱橫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蓋此地風迅沙飛，人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輒成群點，雖有滹沱沙漳之險，不能為

若是則
幸真定
如游刃
矣大都

守在

丁民子

莫先

計吏

文提

挈要

如蜀

蘆龍

馬不

誰是

益人

之限域也。叔用曰獻可之為御史則嘗聞之矣。巡城
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宣。其他條陳
江防諸事、緝獲通番雜貨、帶管本科并點軍門以及
監試科場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
以守真定足知其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
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路之衢。民疲於力役而艱
於衣食。予欲使樂鄗趙晉之間。雖或冠蓋相屬於路。
而民肩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糜芑蕷薺之未獲。

而民枯春饔飧不缺也。雖或麻枲綿絲之未收。而民
寒冬衣褐皆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
巷。而終歲大不生耗焉。春生肉也。叔用曰。若是則又
不知獻可何以能之乎。曰。子亦嘗觀建業之翻水車
乎。於此有數百畝之田者。邊於鴻池。田高於水。不啻
尋丈。有能為百斗之車者。或挽之以力。或推之以牛。
掣池中之水如貫魚。斗斗皆行田也。於是禾易長。畝
終善且有矣。聞獻可之巡江也。有下官怠於趨承而
簡於禮遇者。獻可徐察其有守能愛民也。遂薦之於

朝當是時其人方惧其効也及獲是舉乃自慚且嘆
曰吾可謂之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然則獻可之
為真定又豈可以他求哉夫三十二州縣之長貳豈
無若人之賢者乎有則獎進之優接之當其考也以
最書之則賢者益勸於善矣豈無不及若人之愚者
乎有則懲督之摧抑之當其考也以殿書之則愚者
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四封愚
者亦改其過則暴政戢_其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
衣食不足者予未之見也

心日獻可言此郡之奔

走繁劇無暇時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頃皆仁政耳獻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茲郡也曰是在克己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况一郡乎獻可苟持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予言當一驗也獻可忠信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呂君君言知兗州序

觀復呂君君言既有兗州之擢其刑曹諸寮來曰則

何以贈兗州乎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兼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察曰君言嘗北為戶曹南兼刑工在鈔閑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屯田則立節慎庫而金籍明論採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事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武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

即論語
數言演成一篇
政經信良工製
持繫繫成其無
成章若其無

奇則半
部致太
平何物
也兗州
君必嘗
之矣

廢古耳。於此有畜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凍之法于慌氏。豈能得汎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染羽之法于鍾氏。豈能知漬湛丹秣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夫食者民之口體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乎民之口體。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首。閭鄰之事。非一人所能辦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當先矣。有已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

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之餒民食者多矣或濫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其蠲以填虛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以耀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縑之征日無長畝之獲而公有庾金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咽喉而銷人之肌膚也此奚足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己之長耳誠能委之錢穀以觀其庶察之桑麻以觀其惠試之甲兵以觀其勇課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

罰以觀其斷。字民矣。雖懲而不與怒也。且注褒哉。民
矣。雖誦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司未及舉
賢才也。即有司已變為賢才矣。夫兗也。統州若縣幾
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泗。汶。鉅。鄆。曹。穀。鄒。費。
諸名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既抱立政之本。

聖天子遴以昇斯地者也。誠兼二子之政。以往豈不
收兗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

贈楊叔用知馬湖序

膚施楊君。叔用仕南戶部主事。至正卽六年七年矣。乃

有馬湖之擢凡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皆欲
予有言以贈叔用亦曰先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
將奉以周旋馬涇野子曰昔者子之為祁縣慈盡百
姓無少妾舉民訟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善者咸勸玩
者改圖遠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批委
執法身讞未嘗因勢低昂若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
鬻產比去祁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予亦
奚有所言及子在戶部戶部以金穀為職而銀庫總
巡之差大且重子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泉

十三省之輸罔不眞實無鑄銖爽其督修庫室鞏可

千年廵倉則攢典具繫運官糧長率速完起細至席

職方山

海盡入

先生橐

括中故

因地議

政名燭

照而數

計也馬

湖遠僻

仕者多

以贓敗

格草式皆與輕處簡裁惠澤玄施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馬湖之往人皆謂子才大而郡小何待予言曰惟馬湖艱哉蓋古僰侯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羈縻馴騁浪濶四州地雖以府名屬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祁縣與戶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所見雖蠻貊之邦亦可行三十年前子與趙幼務

來雲槐精舍予講虞書至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子蓋聽之真而信之篤矣豈非為今日之用哉夫古之州牧即今之郡守也馬湖之地赤崖雷菴之內皆邇地也泥溪平夷蠻夷沐川之外皆遠地也辨其遠邇而以優以撫則省方之做得矣地雖要荒也豈無有崇本好仁者乎豈無有包藏姦惡者乎別其賢愚而以敬以遠則馭人之做得矣然此又以及時足食為先行見印部以西烏蒙以南當誠負其子而至矣然則為馬

湖若是之易也。曰：自吾抄釋程子十年於茲矣，未有能用之者。而予言於是行於是，或以決疑政，或困吏，亦於是足知其所為矣。自予居戶曹七年者茲矣，所服猶士服也，所居猶士居也，食無二味，用無長物，至拜四品不能具衣紳，足知其所守矣。予嘗見世之仕者矣，有以官為仕者，有以道為仕者，以官為仕者惟恐其官之不日陞也，道或不加增焉；以道為仕者，惟恐其道之不日陞也，官或不加美焉。予之往也，如馬湖之政成，則道斯陞矣；視彼道不增，而官日美者，其

孰為榮辱得失哉子必不以馬湖為遠必不以泥溪
諸長官為惡

贈李端甫陞知杭州序

或問學曰仁問政曰仁何謂也曰學亦政也政亦學
也學政皆仁內無有已外無有物矣何謂已曰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由情而不由性之謂已何謂物曰
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五穀三金百用之類數者由利
而不由誼之謂物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風雨雷電
作焉霜露雪霰變焉飛潛動植形焉百千億萬萬物
論篇大而見道如的質政如看是徹下而上之道理此文為端甫也

其聲竟
固不止
二杭州

生焉。今夫民父母尊長稱焉。子孫卑幼呼焉。攻刦穿
窬出焉。寇仇罵詈興焉。弧矢戈戟之毒至焉。故學能
仁則已。克而上與天道違。政能仁則物化而下與民
志通。上與天道违也。一物不遂其生。吾憂焉。夫何故。
即已之肱折而股瘻也。膚刺而指缺也。吾嗚呼不憂。
下與民志通也。一夫不獲其所。吾憲焉。夫何故。即已
之兄繫而弟繫也。子餒而孫瘳也。吾嗚呼不慮。昔者
顏子以仁為學。飲于瓢。與五齊三清同食于韋。與膾
炙。熊掌同居于陋巷。與盡棟雕梁同。七情皆輕。一仁

獨存故曰不遷怒。怒且不遷，其他可知矣。故曰不改其樂。樂而不改，其心可知矣。及其以仁為政也，酌虞夏商周之制，取韶時輅冕之宜，得其道，使治不泥。通其變，使民不倦。民厭文濟之以忠，民厭輅和之以韶。參伍不居，神化無方。斯民歌帝力於何有，日遷善而不知也。或曰：此其道蓋宰相丞弼之責，乃以告郡守可乎？曰：職有大小，道無二致。道行於郡，則四封之內安。道行於國，則四海之內安。夫漢遵三代者也，當其時如黃霸于定國，諸賢多由郡守陟晉御史大夫及

丞相道安可限於郡守邪。端甫章丘名士，其令魏縣
砥削徭役，節省里甲，弭戢盜賊，敦崇節孝，賑災捕蝗。
敷教興學，去魏之日，舟出天雄，魏父老子弟垂泣涕
送，不忍釋焉。一時上官有四知，克畏六事，孔修之考
其後二守鈞州及永平，兼晉任南京金部，益諳民情。
稔練政體，公退之餘，猶肆力問學，追逐志侶，窮經致
用，則固有為仁之基矣。暇嘗過予論學，率多稱仁以
說，而又顏氏故里人也。則夫杭州之政方繼憔悴之
後，饑渴之時，誠舉仁而敷焉。凡天目秦望之外，崖崿

武隆之徽山叟溪童皆興浴沂之樂稻塍筍鳩皆引
鼓腹之風矣。端甫既成杭州之政，他日晉爲卿相，舉
此措之以佐明聖，又何難於四海之民哉？或曰：何以
能仁政於杭也？曰：郡領九縣，九縣長吏誠與之同心。
使共宣力焉，凡其俗之近奢靡汰而去之，無霍氣獨
而畏疆禦，此其大機也。端甫名冕，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南戶部周正郎陸知雲南府序

戶曹正郎周子謙之烏部屬方六年，舉進士方七年，
詮曾知其賢且材，遂有雲南之推以雲南在會城之

李將軍
六花陣
天崩地
裂任是
紛紛嚷
衆不可破
片有時
刀斗擊
十萬如
壁壘此
英雄有
制之兵
也此文
酷似之

中轄隸四州九縣即古益州昆湖滇池之地崇岡峨
嶺激澗紫紅爨牢僰羅於民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
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故往年安
鳳二氏之亂及本邦孟密之構必先趨是郡而攻之
極其雄劇者也謙之過予曰滿徃意得中土一郡選
取屬州縣之茂才干郡以造就之乃今有此乎涇野
子曰予方病時之提學或撫按郡守多此舉也夫科
目已有額數與其善文辭者遠得之孰若有實行者
亦與之乎且均一士也與選者何恩不與者何讐是

舉一興士率，藐浮文而薄實行，欲民生之遂難矣。謙之蚤受南山君之庭訓，勵學不間寒暑，年甫冠即成進士，而又質直好義，事不合理，噫鳴而去，樂交賢友。吐露腹心，其誦書窮理，寢食或廢，蓋語默動止，惟聖賢師故也。予嘗期以學南軒張氏之仁者也，邇者交趾之亂。

聖天子方有南顧之慮，予聞謙之報喜曰：「雲南治矣，雖交趾亦可服也。」乃謙之猶惑於俗，而欲選教茂才者乎？對曰：「涇野子誤矣，交趾遠在此郡，千有餘里之

外逾臨安沅江老撾者樂車里之險而後達其境日者
朝議欲起四省之兵出大將會征南將軍以伐之猶
謂其難況雲南一郡乎請先言沿雲南曰昔者齊宣
王出獵于社山有父老十三人來覲王曰勞矣召賜
田不租又賜勿僕役父老皆拜賜中有閭丘先生者
獨不拜宣王問焉對曰臣之來顧得壽得富得貴耳
宣王曰壽係于天非寡人所能與寡人倉廩有限焉
能以多富大臣在職小臣不缺焉能以悉貴對曰王
若選富室之有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則臣得壽矣

春秋冬夏振之以時而不數擾。則臣得富矣。王出令
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違令者罰。則臣得貴矣。若賜
田不租。則君之倉廩虛。賜勿僂役。則君誰與爲役。使
宣王從其言。齊國大治。甲子天下。夫謙之所屬州邑。
不必拘貴賤也。課其田桑。長其雞豚。治其紛爭。其中
若有一二孝悌修行者。如得其真。或為之禮貌。或移
之勸獎。或減其雜差。則士不思奮。民不思勸者鮮矣。
南軒氏之仁于今日。身親見之矣。漢后倉能通五代
之禮。徐生善為容。至則選若人焉。使相民間冠婚賓

闡
有神

祭之禮因其俗之所宜參用先王之典俎豆列于品類玉帛榮于羅次爍然有文以相接藹然有恩以相愛而孝弟忠信之道達矣予又贈子以鳬氏之鍾后夔之磬鞞人之陶華父之琴瓠巴之瑟衆仲之六舞至則或戛擊于堂搏拊于室萬舞于兩階而中正和順之氣通矣未及三年雖交人也以爲雲南且如此况於朝廷之上者乎莫不解甲胄而覩揖遜之容投干戈而觀羽籥之舞當其氣象儼如洪武初年張鷄聲之在滇黃忠宣之在交也不可乎而謙之陝長

蒲巢達登卿相亦是物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